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詩篇 122:6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49 期

2022.5.17 猶太曆 5782

以色列駐摩洛哥大使 正面臨反以言論的挑戰

摩洛哥和以色列之間關係在去年圍牆守護者行動（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後「很快就恢復正常」。



以色列駐摩洛哥大使戈弗林（David Govrin）。（照片來源：Sharaka）

（拉巴特電）幾乎在所有國家擔任以色列大使，都要面對的其中一項課題就是對抗媒體的反以色列言論。但在阿拉伯世界面臨的挑戰更大。

最近幾週，以色列駐摩洛哥大使戈弗林一直在這方面做出努力。

摩洛哥和以色列之間關係在去年圍牆守護者行動（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後「很快就恢復正常」。戈弗林期盼，在最近發生巴勒斯坦人在聖殿山（Temple Mount）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暴動，以及巴勒斯坦裔記者希琳·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在週四接受《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訪問的前一天遭到殺害後，也能有如此結果。不過，這些事件依然「讓雙方關係進展變得更加困難」。

戈弗林遺憾地表示：「摩洛哥民眾都是從法語和阿拉伯語報導中獲得大部分資訊。而許多報導，尤其是阿拉伯語報導，充斥著煽動性與挑釁的謊言。絕大多數的媒體報導都是假新聞，因此很難向他們解釋實際情況。」

這位以色列大使指出其中的「陰謀論」，例如：以色列打算改變在聖殿山的現狀。



2021年8月12日，以色列駐摩洛哥辦事處負責人戈弗林大使陪同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Yair Lapid），將經文盒（Mezuzah）固定在門框上。（照片來源：SHLOMI AMSALEM/ GPO 以色列新聞局）

戈弗林表示：「我們完全否認這項說法，並強調以色列總理和外交部長無意改變現狀。由於情勢相當敏感，我們無意升高事態。我們要強調，一群極端恐怖分子擅自執法，以暴力行為褻瀆阿克薩清真寺，並企圖阻擋大多數來到聖殿山的穆斯林，履行上山祈禱的權利。最後，他們要記住，大約有 10 萬名穆斯林信徒登上聖殿山祈禱。」

戈弗林除了透過社群媒體與摩洛哥民眾互動外，也與當地政府與記者保持聯繫。他表示，他的首要工作是傳遞可靠資訊並建立雙方互信，而其中一項做法就是透過開通的推特帳號。此外，在摩洛哥的以色列訪問團正努力架設新網站，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啟用。

戈弗林解釋道：「摩洛哥民眾對巴勒斯坦人有深刻的認同感。這涉及敏感議題，而且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King Mohammed VI）是伊斯蘭合作組織（Islamic Cooperation）旗下耶路撒冷委員會（Jerusalem Committee）主席。這也表現在摩洛哥的官方立場，希望讓巴勒斯坦依照 1967 年劃定的邊界（包括東耶路撒冷），建立與以色列國並存的獨立國家。」

同時，巴勒斯坦人並沒有為以色列與摩洛哥的關係蒙上陰影，不過，這個問題「偶爾會出現，大多在危機發生的時刻」。

戈弗林表示：「巴勒斯坦問題並不是摩洛哥公眾議題的核心。在內政方面，摩洛哥的核心問題是健康、教育和經濟發展。而在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是撒哈拉領土問題。」

由於希琳·阿克勒遇害後帶來的緊張情勢，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摩洛哥政治運動人士與人權倡議者表示，最近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對媒體的影響更大，因為許多摩洛哥媒體都支持巴勒斯坦人，而且摩洛哥人對巴勒斯坦人的訴求深表同情。」

她表示：「政府官方層級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已完成簽署，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兩國政府的合作仍會繼續，也會持續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她表示，她自己的國家與以色列「擱置地緣政治分歧與過去的衝突，專注在摩洛哥與以色列能力所及的事情上，因此得以快速改善」兩國之間的新關係。

以色列與摩洛哥是在 2020 年 12 月恢復外交關係，但兩國持續長達數十年的秘密外交關係。原先在「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後，雙方在 1995 年互設辦事處。但在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期間拉巴特斷絕了與耶路撒冷的往來。

以色列與摩洛哥維持著深厚的文化與家族移民關係，約有一百萬名以色列人源自這個北非國家。甚至在兩國關係重新正常化之前，就有數萬名以色列人在最近幾十年造訪摩洛哥。戈弗林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擁有數十年外交經驗，致力於維護以色列與埃及和約旦等國家之間的關係。但他在週四時表示，派駐摩洛哥是相當獨特的經驗。

戈弗林打趣道：「派駐摩洛哥的經驗相當特殊，由於我沒有摩洛哥根源，所以不會有偏見。這種感覺就像他們希望我們派駐在這裡，他們喜歡我們，並且擁抱我們……摩洛哥人的熱情好客實屬難得，有幸能被派駐到一個將寬容與共存當成深刻價值的國家。」

更何況，在阿拉伯世界開設新大使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雖然以色列駐拉巴特辦事處還不是大使館，但戈弗林表示，這種情況即將發生變化。

在安全方面，戈弗林表示：「摩洛哥、以色列和美國對於伊朗會為中東地區帶來威脅看法一致，因此能夠進行合作。」

由於伊朗支持波利薩里歐陣線，或又稱西撒人陣（Polisario Front），這個組織挑戰拉巴特在西撒哈拉地區的主權，因此摩洛哥與伊朗斷交。

戈弗林引述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的說法提到，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巴林（Bahrain）、摩洛哥、約旦和埃及應建立「新的區域安全架構」。

他表示：「中東地區國家（包括以色列）都逐漸意識到，因應伊朗威脅的最佳辦法就是團結。我們都有共識，唯有團結一致才能防止伊朗採取破壞性行動。」

這名大使表示，美國承認摩洛哥在西撒哈拉沙漠的主權是一項「重大激勵」，但以色列與摩洛哥的關係不只是在這個基礎上。他引述摩洛哥外交部長波利塔（Nasser Bourita）的說法，他在上個月內蓋夫峰會（Negev Summit）時曾表示，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基於理念相同，而不是利益關係。

戈弗林讚揚摩洛哥和穆罕默德六世對於猶太人與穆斯林共存的態度，指出這個國家在 2011 年的憲法，承認猶太教是摩洛哥的一項歷史文化傳統。

他表示：「大多數中東國家在談到寬容與共存時都不夠具體，但在摩洛哥卻是十分顯著。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共存非常清楚……孩子玩在一起，家庭一起用餐。」

以色列與摩洛哥簽署了貿易、經濟、安全等領域約 20 份不同的合作備忘錄。

摩洛哥對於以色列高科技與文化這兩個領域相當感興趣。戈弗林向「耶路撒冷郵報」談到在以色列代表團框架內，是經由非政府組織夏拉卡（Sharaka）來進行在這兩項主題下的合作。該組織宗旨是在以色列人民與亞伯拉罕協議國家之間建立民間交流。

戈弗林表示：「他們對於以色列的科技非常感興趣。他們不只想要購買架上的產品，更想要瞭解如何開發這些功能。他們正在尋求長期合作與培訓。」

在文化方面，則是在具有共通文化的不同機構間展開合作，例如上個月亞實突的安達魯西亞管弦樂團（Andalusian Orchestra of Ashdod）就在拉巴特舉辦音樂會，有 1,500 位聽眾前往聆聽。不過，戈弗林表示，他們也對以色列的文化表示更廣泛的興趣。

這名大使表示：「摩洛哥人希望瞭解以色列文化的多樣性，而不只是與在摩洛哥的以色列人進行交流。我們正在與以色列文化部取得聯繫，看看如何能夠一起製作電影、翻譯文學作品，並將以色列戲劇帶到拉巴特....但唯一的障礙就是預算。」

文章出處：JP

文章日期：2022/05/12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19:23-25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羅馬書 14: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為亞伯拉罕協議帶來以色列與摩洛哥的外交突破感謝主，也為著摩洛哥政府和人民要看到他們因著與以色列合作而蒙福代禱；並為著三國一律的預言能逐步應驗禱告！

以色列這個名字隱藏的含義



為紀念以色列第 74 個獨立日，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個重要名稱的由來。

你可能知道以色列這個名字的傳統含義，但這個名字另有一個隱藏的含義。

傳統解釋

那人對雅各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創世紀 32:28)。據信「以色列」這個名字來自希伯來語「שרית」(sharit)，意思是「搏鬥」和「得勝」。探索這個名字有助於我們認識到「雅博渡口」的轉變。以色列這個名字可以讀作「Yashar-El」(ישר-אל)。希伯來語「יָשָׁר」(Yashar) 的意思是坦誠直率、誠實、光榮的和遵紀守法的。在聖經中的用法意思是「正直的、公義的及敬畏上帝的人」。字根「אָקוּב」(akov)

來自「Yakov」，意思是「彎曲的」。根據以賽亞書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嶇嶇嶇的必成為平原。」這節經文，我們現在可以瞭解「以色列是上帝使他變為正直的人」，而不再是「詐欺扭曲的」。

揭示聖經隱藏的意義

古代猶太人的名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名字代表了一個人的性格、行為和身份。當某人被賦予一個新名字時，他們的身份就會發生變化。用希伯來語閱讀聖經揭示了這些名字的真正含義，否則這些名字會在翻譯中丟失。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巴勒斯坦記者夏琳·阿克勒 的哥哥表態

安東·阿克勒 (Anton Abu Akleh) ，是上週在傑寧 (Jenin) 被殺的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 記者夏琳·阿克勒 (Shireen Abu Akleh) 的哥哥，呼籲以色列警方，應該要為警方聲稱在她葬禮上所發生的「不合邏輯且不是事實」的暴力行為負責。



2022年5月13日，以色列警方在夏琳·阿克勒的葬禮上與抬著她棺木的哀悼者在耶路撒冷對峙，幾乎將其推倒（照片來源：Maya Levin/美聯社）

資深巴勒斯坦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勒上週在傑寧被射殺，在此狀況非常有爭議的情況下，她的哥哥在週日接受《以色列時報》採訪時，抨擊以色列警方週五在她葬禮上對暴力事件的描述，是「不合邏輯且不是事實」。

夏琳唯一的兄弟姐妹—安東·阿布·阿克勒（Anton Abu Akleh）也表示希望半島電視台記者的悲慘死亡可能成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和平的「新契機」。

51歲的夏琳·阿布·阿克勒曾在半島電視台工作了20多年，上週三在傑寧報導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槍手之間的交火時被槍殺。

週五，在漫長而緊張的葬禮上，超過一萬名的巴勒斯坦人出席了向夏琳·阿布·阿克勒致敬，葬禮從謝赫賈拉（Sheikh Jarrah）穿過耶路撒冷，一直到錫安山公墓。但是那天因扛夏琳棺木的巴勒斯坦哀悼者被警察在聖約瑟夫醫院毆打（St. Joseph's Hospital）的場景而破壞了。

在現場的鏡頭中，巴勒斯坦人帶著她的棺木向前走，試圖組成一個即興的遊行。在短暫的對峙之後，當一些巴勒斯坦人向警察投擲物品時，警察衝向人群，毆打哀悼者並向人群發射眩暈手榴彈。在警察的襲擊下，護柩者差點丟下夏琳·阿布·阿克勒的棺木。

暴力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國際譴責。事後，以色列警方表示，他們已對「300名暴徒」採取行動。他們暴力搶走棺木，襲擊警察，並試圖步行前往舊城，這違反了家人的意願。



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已故半島電視台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勒的哥哥安東·阿布·阿克勒在以色列警察與巴勒斯坦哀悼者之間爆發衝突前幾分鐘與媒體交談（截圖：YouTube）

以色列警方週五晚間發表聲明說：「以色列警方進行干預，驅散暴徒，阻止他們帶走棺木，以便葬禮按照家人的意願按計劃進行。」

但在週日的電話採訪中，安東·阿布·阿克勒描述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並抨擊以色列警方在醫院外使用「極端、惡毒和殘暴的武力」。

「在場的每個人都在那裡哀悼夏琳。他們說的暴徒是哪些人呢？而且就算他們當中有一兩個暴徒，又需要多少個警察來處理呢？這裡的整個事故是不合邏輯且不是事實。」他說。

以色列警方週六晚間宣布，將調查警方對葬禮的處理方式。

夏琳·阿布·阿克勒星期三早上前往傑寧，報導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槍手之間的衝突。她穿著新聞背心時頭部中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當局最初提供了不同的說法，訴說是誰開槍打死了她。

巴勒斯坦目擊者和警官說，以色列士兵開了致命一槍。以色列警官起初表示，巴勒斯坦槍手可能誤射了她，但後來承認也有可能是以色列士兵的槍火走失導致她死亡。



巴勒斯坦人舉著海報，顯示了半島電視台資深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勒，她在 2022 年 5 月 11 日報導傑寧突襲時，在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槍手之間的衝突中被槍殺。(照片來源：HAZEM BADER / 法新社)

她的遇害在巴勒斯坦人中引發了廣泛的震驚和哀悼，對他們來說，阿布·阿克勒是一張熟悉的面孔。阿布·阿克勒於 1997 年開始為半島電視台工作，並在第二次起義的暴力年代嶄露頭角。

夏琳的哥哥安東住在國外，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工作，週四晚上被以色列警方傳喚到當地一個車站，討論即將舉行的葬禮。他說，警方詢問家人打算在哪裡舉行遊行，並要求哀悼者不要升起巴勒斯坦國旗。

「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所做的安排，我們計劃用行走的方式，從雅法門（Jaffa Gate）到錫安山。他們要求我們不要升起巴勒斯坦國旗或高呼口號。」阿布·阿克勒說。

據阿布·阿克勒稱，他從未同意警方設定的條件。「我告訴他們，我無法控制這樣的葬禮」他週日說。「這對所有巴勒斯坦人來說是一場大規模的葬禮。」

「這並沒有達成協議。我告訴他們我們的安排，就是這樣。」阿布·阿克勒說。

週五下午，當巴勒斯坦人從聖約瑟夫醫院抬著阿布·阿克萊的棺木時，一些人高呼他們打算步行將她的遺體帶到不到兩英里外的舊城。阿布·阿克勒一家曾計劃用靈車將她的棺材帶到舊城教堂，在那裡為她的遺體宣讀最後的儀式。



2022年5月13日，以色列警方在東耶路撒冷舉行的葬禮上與抬著被殺害的半島電視台資深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勒的棺木的哀悼者對峙。(照片來源：Maya Levin/美聯社)

但阿布·阿克勒堅決否認巴勒斯坦人用武力從家人手中奪走了棺木或像一些媒體報導和以色列警方所聲稱的那樣襲擊靈車。

阿布·阿克勒還表示懷疑，那抬著棺材的巴勒斯坦人實際上希望將她的屍體扛在肩上一路步行到舊城，而遊行可能只會走一小段路。

「他們確實走了一點點。但是他們行進以便將她的屍體抬到靈車上。靈車在那裡等著載走棺木。」阿布·阿克勒說。

「因為從聖約瑟夫醫院一路步行到雅法門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很長又很難走的路加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裡。」他補充道。

然而，其他證人對安東·阿布·阿克勒的解釋提出異議。根據試圖為在現場的警察和哀悼者之間進行調解的外交官斯文·庫恩·馮·伯格斯多夫（Sven Kuhn von Burgsdorff）說，巴勒斯坦人堅持要把她抬到舊城，並阻止靈車靠近醫院。



夏琳·阿布·阿克勒，51歲，半島電視台資深記者，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在報導以色列國防軍在傑寧的突襲時，於以色列國防軍部隊與巴勒斯坦槍手之間的衝突中被槍殺。（自由使用）

哀悼者湧上來後，發生了短暫的對峙。阿布·阿克勒說，他告訴巴勒斯坦參與者將棺木帶到靈車上，但警方反應過快，「也沒有詢問任何問題」。

在現場的鏡頭中，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揮舞著巴勒斯坦國旗，在醫院入口處對著警察高呼口號，將棺材高高舉起。警官們將他們推回去，用警棍擊打他們，然後回到隊列中。

大約一分鐘後，在巴勒斯坦人向警察投擲更多物品後，警察衝進人群，毆打參葬者並發射聲響手榴彈。戴著頭盔的防暴警察揮舞著警棍毆打抱著夏琳棺木的護柩者，幾乎將其打倒在地。

「無論我們達成了什麼協議，警方在棺木被帶出醫院後立即用這種方式處理情況真的是很可恥的。他們使用野蠻、極端的武力，甚至毆打護柩者。這簡直是不可被接受的。」阿布·阿克勒說。

「他們應該給我們時間，在沒有他們干涉的情況下舉行她的葬禮。」他補充說。

衝突結束後，阿布·阿克勒的屍體被送上靈車—據安東說，他們的窗戶已被警察打破，並在警察的嚴密看守下被送到舊城教堂。



2022年5月13日，在耶路撒冷舊城雅法門附近的送葬隊伍中，巴勒斯坦哀悼者揮舞著國旗護送遇害的半島電視台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勒的棺木。（照片來源：Ahmad GHARABLI /法新社）

安東說：「因為警察限制了道路，阻止人們參加葬禮，甚至使我抵達教堂的時間延誤了。」

週三，當夏琳·阿布·阿克勒死亡的消息傳出時，以色列提出與巴勒斯坦當局就這一情況進行聯合調查。巴勒斯坦當局拒絕並表示將自行展開調查。

其他國家一如美國，已主動提出協助調查。週六，巴勒斯坦拉瑪拉（Ramallah）表示將開放「國際各方」的「參與」調查，儘管目前尚未明白此舉意味著什麼。

阿布·阿克勒同樣拒絕了以色列要求進行聯合調查的呼籲。像許多巴勒斯坦人一樣，他堅信以色列士兵應當對於誤殺他妹妹的事件負責。

「我們支持任何一方參與調查，除了以色列人。如果你被指控犯罪，那麼你調查它是沒有意義的。」阿布·阿克勒說。



2022年5月11日，巴勒斯坦國旗披在半島電視台資深記者夏琳·阿布·阿克萊的身體上被帶到位於約旦河西岸城市拉馬拉（Ramallah）的新聞頻道辦公室，同事和朋友們的反應。（照片來源：Abbas Momani/美聯社）

當他被問到他是否有對以色列發出公眾信息時，阿布·阿克勒說他希望他姐姐的死可以成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的機會，「儘管這對每個人及巴勒斯坦人來說是多麼痛苦。」

「我請求以色列人民將此視為和平的機會。巴勒斯坦人民要和平，以和平為目標。這種感覺就應該要分享出來。」
阿布·阿克勒說。

阿布·阿克勒將以巴僵局歸咎於以色列當局，將事情變得越來越極端。

「我希望以色列人改變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看法。我們巴勒斯坦人也想要和平。我們想要和平的生活。」阿布·阿克勒說。

「我希望這是我們國家和中東新時代的新開始。」。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5/15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31:16-17

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耶和華啊，
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為我曾呼籲你。求你使惡人羞愧，
使他們在陰間緘默無聲。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求公義的主伸張公義，在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中間顯出憐憫，叫他們得以彼此理解接納，和睦同居，願和睦成就在以巴之間。

拉姆黨在局勢最緊迫時重返聯盟

伊斯蘭政黨領袖曼蘇爾·阿巴斯（Mansour Abbas）選擇在這令人感到特別擔憂的一週來支持一個這個政府，這是場既實際又符合意識形態的賭博。



阿拉伯聯合黨（Ra'am，註：拉姆黨）領導人阿巴斯議員於2022年5月11日在以色列議會上向新聞界發表聲明。（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如果採信曼蘇爾·阿巴斯的說法，就是他與拉姆黨正在認真領導一場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例子，這將重塑阿拉伯社會與以色列的融合，而現在可能就是這個時刻。

在拉姆黨將以色列政府置於其席位邊緣的三週期間，拉姆黨凍結一個沒有它參與就會變回少數派的聯合政府，然而不斷改變的環境只會讓伊斯蘭阿拉伯政黨的回歸變得更加複雜。

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政府內部的麻煩也越來越大。許多人甚至懷疑拉姆黨是否有個可以回歸的聯盟。在拉姆黨凍結期間，以色列聯合黨（Likud，利庫德黨）為首的反對派無數次聲稱，它即將從聯盟中全力挖走更多的叛逃者，或為議會解散和新選舉鋪平道路。上週三，隨著計劃提交解散議會的法案，反對派的動作逐漸增多，並造成一種廣泛性的政治壓力，導致一些人相信「政府崩潰」可能會成為被實現的預言，但該法案在最後一刻被撤回，因為反對派的以色列聯合黨集團意識到實際上並沒有足夠的票數來通過這項法案，因為拉姆黨將與聯盟一起投票……。

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的緊張局勢和動亂在拉姆黨的基礎選民中引起極大的憤慨，這也是造成拉姆黨卻步的既定原因。拉姆黨顯然希望自己在政府外的這幾週內，這個問題能平息下來，但聖殿山的問題在拉姆黨凍結期間仍未得到解決。拉姆黨呼籲希望讓約旦對聖殿山問題上來決定一個明確又可接受的狀況，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總理直接拒絕接受其他國家給與以色列對聖殿山政策方面的指令。

恐怖組織哈馬斯（ Hamas ）的領導人葉海亞·辛瓦爾（ Yahya Sinwar ）向阿巴斯施加進一步壓力，稱他為「阿布·里哈爾」（ Abu Righal, ），也就是傳說中的前伊斯蘭叛徒，因為他「支持這個侵犯阿克薩清真寺主權的政府」。之後阿巴斯收到了威脅，迫使他在家中加強維安。

使這一切更加複雜的是週三早上，在拉姆黨計劃如何與現任政府合作並做出決定的幾個小時前，悲劇發生了。半島電視台（ Veteran Al Jazeera ）的資深記者夏琳·阿布·阿克勒（ Shireen Abu Akleh ）在約旦河西岸城市傑寧（ Jenin ），報導以色列軍方與巴勒斯坦槍手間的交火時被殺害。她被身份不明的一方開槍擊中頭部，然而這情況仍存在爭議。阿拉伯街頭、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Palestinian Authority ）甚至拉姆黨的強烈抗議聲瞬間四起，該黨將原定的新聞發佈會推遲幾個小時才作出回應。



2022年5月11日，以色列維安人員在耶路撒冷舊城聖殿山附近恐怖攻擊未遂的現場。（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週三早上的局勢非常緊張，參與並支持拉姆黨的伊斯蘭運動領導人卡米爾·拉揚（Kamil Rayan）在拉姆黨新聞發佈會前一小時告訴《以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有名記者被謀殺』，據我估計，可能會改變新聞發佈會原先的一些觀點，也許是認為政府已經結束了它的時代。」拉揚與其他幾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領導人一致稱阿布·阿克勒的死是「謀殺」。

然後在這場風暴的最高峰，阿巴斯在他所在政黨的其他三名議員的陪同下，走到議會的媒體前，宣佈拉姆黨將再給予聯合政府一次機會。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拉姆黨與沙烏地協商會議（Shura Council）的諮詢顧問和伊斯蘭運動（the Islamic Movement）將會回來並履行我們對聯合政府協議的義務。」阿巴斯說。

這一決定是在巨大的政治風險下做出的，儘管拉姆黨與宗教在伊斯蘭運動內部中存在著分歧意見，但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形的成就，例如內蓋夫（Negev）的五個新村莊得到承認、成功獲得預算以及政府承諾努力平息聖殿山的局勢，根據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Army Radio）週四的報導指出約旦國王日前也造訪過聖殿山。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本·胡笙（Abdullah II ibn Al-Hussein）於2022年3月15日在德國柏林總理府舉行會談後，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言論。（照片來源：Hannibal Hanschke/Pool via AP）

但這些只是阿巴斯和拉姆黨不顧一切重返聯合政府的更深層原因的手段而已，該黨正試圖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現在正是賭一把的時候。

「如果失敗了，就這樣。」

11 個月前，當拉姆黨加入聯合政府時，它徹底顛覆阿拉伯政治的運作模式。鑑於多數阿拉伯聯合名單及其組成政黨，像是阿拉伯復興運動政黨（Ta' al，簡稱「塔阿勒」）、和平與平等民主陣線（Hadash，簡稱為「哈達什」）和巴拉德（Balad），傳統上這些阿拉伯政黨堅持在政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並將巴勒斯坦民族的願望置於幾乎所有之上，但拉姆黨決定專注於公民的權利，使公民選擇參與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便成為建設一個更加公平的以色列的一份子。

在週三晚上播出的預先錄製訪談中，阿巴斯告訴第 12 頻道（Channel 12），拉姆黨希望「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間建立一種新的、有價值的且符合公正、平等、人道主義的關係。」

週四早上，在拉姆黨重返聯合政府後，黨議員瓦利德·塔哈（Walid Taha）告訴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我們為以色列和以色列政府提供了一個機會，將開始一個改變國家對阿拉伯社會態度的進程。」

「我們帶來不同的政治，不僅是為了阿拉伯社會，也是為了猶太社會，為著改善急迫和刻不容緩的問題。」

他補充說：「你可以從歷史中舉出很多你不喜歡的例子，我也不喜歡那些爭端，然而面對著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未來依然很期待。」

拉姆黨上週的民意調查結果不是很樂觀，因為沒有達到進入議會的最低門檻，儘管阿拉伯政治分析家伊哈布·賈巴林（Ehab Jabareen）認為拉姆黨可能只是接近這樣的情況。

在關於民意調查和政黨的期待所帶來實際的結果下，拉姆黨的回頭更容易理解成，如果拉姆黨失去這個機會來證明其政治實驗比聯合名單過去的方法更好，它可能不會再獲得另一個機會了。



2022年5月11日，拉姆黨領導人曼蘇爾·阿巴斯（中）在議會向新聞界發表聲明，同黨的議員瓦利德·塔哈（左）和馬贊·加奈姆（右）站在他旁邊。（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週四上午，政治分析員穆罕默德·馬加德利（Mohammad Magadli）在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發表了立場，他說：「曼蘇爾·阿巴斯說了些非常簡單的話，沙烏地協商會議也說過：『這是我們領導的歷史性一步』，不僅只是曼蘇爾·阿巴斯和拉姆黨，還有伊斯蘭運動的事，但如果失敗了，就這樣。這是我們試圖融入以色列社會、以色列政治和融入以色列合法性的最後一站。」

卡米爾·拉揚同意這是關鍵時刻。

「如果阿拉伯社會看見這次經歷的失敗，就會陷入沮喪和傷心的感受中。」這位伊斯蘭運動的內部人士說。「如果曼蘇爾所付出的、所投資的與所修復的舉動，以及他如何

讓自己與他的家人受到以色列法西斯份子（fascist）或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阿拉伯支持者的威脅，倘若他所做的一切都沒有辦法成功，那麼誰會成功？」

在這嚴峻的預測中，拉揚將拉姆黨的努力等同於使阿拉伯—猶太關係更加廣泛穩定。他說：「如果這個實驗起不了作用，我們就會在明年另一場「圍牆守護者行動」（Operation Guardians of the Walls）中見面，並使以色列街頭因暴力攻擊產生流血事件。」他指的是 2021 年以色列與加薩間的暴力事件，但也代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街頭發生的衝突。

馬加德利補充說，拉姆黨的決定還有另一個政治考量，就是聯合名單在週一幫助聯合政府擊敗兩項反對派所領導的不信任投票的動議，但拉姆黨在與聯盟合作的立場有所軟化。拉姆黨希望成為阿拉伯社會的代言人，擔心其競爭對手躡手躡腳地走在拉姆黨所開創的道路，可能因此改變目前的平衡狀態。



2021年7月6日，阿拉伯聯合名單的艾哈邁德·提比（Ahmad Tibi）和艾曼·奧德（Ayman Odeh）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議會大會堂舉行之全體會議上。（照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有件事在最後一刻改變了一切，那就是聯合名單與聯盟領導人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和本尼·甘茨（Benny Gantz）之間的聯繫。曼蘇爾·阿巴斯來到沙烏地協商會議並說：『看，他們正在做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們已經聯絡上了。如果我們離開聯合政府只是為了加入聯合名單，那就隨便你吧。』」馬加德利說。

展望下一屆政府

在拉姆黨尋求成為政治主流且具合法性的過程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巴斯希望最終能與以色列聯合黨集團結盟，然而該黨目前正在妖魔化阿巴斯的所作所為與他的選區。

當第 12 頻道的一名記者詢問未來加入以色列最大政黨的聯盟是否會是真正的勝利時，阿巴斯回答：「是的。」

「重點是最終我們到底想做什麼？」他說，並暗指著他們想做的是使阿拉伯政黨能獲得更大的接受度。

去年的談判最終導致現在這兼容並蓄的大聯合政府的成立。過去阿巴斯和先前的總理班傑明·那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多方面獲得彼此的支持。雖然現在納坦雅胡稱拉姆黨為「恐怖份子支持者」，但僅在 11 個月前，以色列聯合黨領導人就有將拉姆黨帶入聯盟的想法（阿巴斯週三指出，他早已將文件保存下來，以證明納坦雅胡和其他以色列聯合黨官員當時的請求）。

不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下，領先的右翼政黨言論和態度可能會再次翻轉，如果這些事情真的發生，這將大大助於拉姆黨在以色列社會中的合法化。

如果這個政府能夠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使拉姆黨能夠為自己帶來實實在在的勝利，那麼阿巴斯的偉大實驗將更有可能成功，但如果拉姆黨不這樣做，它對聯盟的承諾也有助於宣傳該黨是下一個聯盟的可靠合作夥伴。



政治分析家伊哈布·賈巴林（照片由賈巴林提供。）

「阿巴斯正在著眼於下一屆政府，而不是本屆政府。」政治分析家賈巴林說，而阿巴斯正透過重返聯合政府來證明這一點，即使在聯盟軟弱的時候他們也是如此支持。「對於下一屆政府，他真正想表達的是說：『我是一名議員，也是你可以信賴的政黨。你可以相信我，我不會製造問題。』」

文章來源：TOI

文章日期：2022/05/13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

為以色列聯合政府禱告，求神穩定以色列政府各黨派，使他們能合一並致力為以色列人民與國家的發展努力，願神親自掌權在以色列第 36 屆政府。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ANWF、簡稱華人敬拜中心）是第一個華人在以色列內政部登記成立的 NPO 非營利機構、期許代表華人在祝福以色列事工上，再跨出一步扎根在耶路撒冷，致力建立華人與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教會連結平台，並以敬拜禱告與僕人服事的心，關懷祝福以色列我們的屬靈長兄。我們邀請華人教會團體來敬拜中心預約敬拜禱告時段，歡迎個別的代禱者與敬拜著來敬拜中心為以色列與列國守望禱告，更多了解我們的事工與異象，請與我們連繫。

官網：<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mail：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指定奉獻：

- 支持禱告宣教士來華人敬拜中心,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25,000 元/月。
- 來回機票約新台幣 35,000 元。
- 新購軟硬體設備費用,音響設備、電腦設備、音控設備、樂器設備等。



CANWF Line@
每週以色列新聞及代禱消息



CANWF YouTube
觀看最新影音新聞、今日以色列影片



CANWF 官方網站
完整資訊都在這
(可到網站下方 訂閱免費電子報)



CANWF Facebook
不錯過即時消息與影片



CANWF Instagram
以色列生活大小事、
節日卡片、經文圖與您分享





我為錫安不靜默 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

我們歡迎您以禱告、金錢奉獻，支持CANWF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一起參與祝福以色列的行動！

若您有感動為CANWF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CHINESE ALL NATIONS WORSHIP FOUNDATION) 或禱告宣教士奉獻支持，請您參閱以下奉獻帳號並註明奉獻項目，謝謝您。

CANWF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奉獻帳號

ACCOUNT NAME: CHINESE ALL NATIONS WORSHIP FOUNDATION IN JERUSALEM

ACCOUNT NO. : 42180007

IBAN: IL330109020000042180007

SWIFT CODE: LUMIILITXXX

BANK: BANK LEUMI LE ISRAEL B.M

BRANCH: KING GEORGE, 902

ADDRESS: 22 KING GEORGE ST. JERUSALEM 9426203

匯款後，需要以色列當地奉獻收據，請您EMAIL至 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CANWF同工會與您聯絡。謝謝您。

台灣奉獻帳號

銀行戶名：社團法人台灣以色列福音差傳協會

銀行/分行：國泰世華銀行/民權分行，ATM轉帳銀行代號：013

銀行帳號：019-03-002577-9

郵局劃撥戶名：社團法人台灣以色列福音差傳協會，劃撥帳號：50372290

若您有感動支持奉獻當地禱告宣教士或以色列事工，請您於匯款時註明或來信提醒告知。匯款後，需要台灣奉獻收據，請您EMAIL至 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或連絡台北辦公室同工02-7736-6252~3。謝謝您。

CANWF歡迎您訂閱免費電子報，我們將定期地發送新聞報導、耶路撒冷當地代禱訊息、以色列報導與活動給您。若您是收到轉寄郵件，[請與我們聯絡](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我們會直接寄送免費電子報給您，謝謝！